

阅读的故事

×

唐
诺

读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阅读的故事

唐 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读的故事 / 唐诺著. —2版.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7-208-10557-7

I. ①阅… II. ①唐…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0580号

责任编辑 沈宇 张隼
装帧设计 丁威静



阅读的故事
唐诺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80×980毫米 1/16
印张 22.5
插页 2
字数 224,000
版次 2013年6月第2版
印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0557-7/I·978
定价 39.00元

前言

这本书，本来是善意的，但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诚实的。

这个原初的善意，至今仍保留在每一篇章的题名里头，比方说书读不懂怎么办、没时间读书怎么办云云。这些篇章名如同一架侏罗纪的恐龙化石骸首，证明它千真万确存在过——

它原本，不仅试着要劝诱人阅读，还想一个一个极实际地帮人解决阅读途中可能遭遇的常见难题，想得很美。

然而，真写下去之后，我总是骇然地发现，这些阅读的寻常难题，尽管本身往往只是个不难去除的迷思而已，却无可回避地总是联通着阅读巨大的、本质性的困境，你要假装这根本困境不存在吗？要看着每一个相信你的好人傻傻走到此处一头撞上去狼狈不堪吗？果真阅读的灰头土脸地狱是用善意铺成的对吗？然后我们可以凉凉地站一旁一手指他另一手捧腹哈哈大笑可以这样吗？

我只能诚实地去正视，去描述，并无可奈何地把自己有限的思考、有限的因应解决之道给“提供”（或应该用“暴露”）出来；也把这本仍叫“阅读的故事”一书，写成了“自己仔细想清楚到底要不要阅读的故事”。

如斯状态下，我近些年来断续的、好心情定下的一些有关阅读的文字，便只能让它们全数凋落化为尘土（只勉强保留了“书籍构筑成

人的基因之海”这个我以为蛮美丽的想法，因为舍不得)；更麻烦是，我得另外找思考路径，甚至找完全不同以往的“形式”，因为原来那些兴高采烈的路及远能力有限，我势必得另辟蹊径，甚至把自己逼入某一个陌生的书写形式里头，看看这样有没有机会叫出来过往叫不出来的新东西——如果我们人的思维形状真的像他们所说跟冰山一样，我们总还有一些我们自己并不知道记忆、思维材料乃至潜能在意识的海平面底下。

我一直相信困难对人的强大作用力量，我也一直相信人甚至得自讨苦吃，记得一阵子就把自己逼到某种孤立无援的绝境里去。

这就是《迷宫中的将军》之于这本书的意义及所扮演的角色——我试着在每一个话题开始时，由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美好(但极节制)文字带我走一小截，有时它线性地伸手指出一道隐约可见的往下思考路径，有时它直接无情地跳到远方某处，在那儿闪闪发光，引诱你想办法突围寻路去和它会合；有时候它什么也不做，它只给你一个温暖的好心情，给你一个“世界”而已，为你在蔓草丛生的前行路上，召唤来加勒比的自由海风，还有马格达莱纳河的带着死亡新鲜腥气和汨汨时间的流逝计算声音。

为什么是《迷宫中的将军》这一本呢？这当然不是任意选择的，它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但老实说，我抓取时并没想太多，只好把它归诸于某种偶然或者说人生命中无尽的鬼使神差。如今，我想的是，如果不是《迷宫中的将军》，而是契诃夫，是纳博科夫，甚至是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那事情又会如何？又可能叫出什么不大一样的东西？我相信，换某一本一样非常非常好的书，这个书写尝试

仍是可以成立的，它们俱是来不及实现因此可惜隐没的他种无尽可能，只是这一刻长途跋涉过来人有点累了，暂时还思考不起，想休息打个盹而已。

我只记得，我直觉地不想选用和“阅读”一事距离太近的好书，文论的，议论的，我直觉地希望是一部小说，我感觉某种空间是我需要的；还有，有些具体的、独特的、有经验材料细节的东西也是我需要的，我不得不依赖并诉诸某种程度的想像，好对抗我对阅读一事根本困境的思维空白，而想像，是活在实体世界里的。

这本《阅读的故事》，如果可能，我希望它第一个读者是我昔日的同事黄秀如小姐，她理应是这本书的编辑人，但偶然和我个人书写的迟滞，让这书和她擦身而过，如今秀如转到一家更好的出版公司任职。但季札一般，我一直耿耿于怀最原初的承诺，尽管这个可能性也隐没了，但我仍希望她第一个读，也好让我提心吊胆地问她：“怎样，依你看这本书还可以出吗？”

目 录

0. 书与册 / 一间本雅明的、不整理的房间	1
1. 好书是不是愈来愈少了? / 有关阅读的持续问题	21
2. 意义之海,可能性的世界 / 有关阅读的整体图像	41
3. 书读不懂怎么办? / 有关阅读的困惑	63
4. 第一本书在哪里? / 有关阅读的开始及其代价	87
5. 太忙了没空读书怎么办? / 有关阅读的时间	113
6. 要不要背诵? / 有关阅读的记忆	137
7. 怎么阅读? / 有关阅读的方法和姿势	159
8. 为什么也要读二流的书? / 有关阅读的专业	181
9. 在萤火虫的亮光中踽踽独行 / 有关童年的阅读	205
10. 跨过人生的折返点 / 有关四十岁以后的阅读	229
11. 阅读者的无政府星空 / 有关阅读的限制及其梦境	251
12. 数出 7882 颗星星的人 / 有关小说的阅读	271
13. 作为一个读者	295
附录 1 从狩猎到农耕——我的简易阅读进化史	321
附录 2 书街,我的无政府主义书店形式	328
附录 3 有这一条街,它比整个世界还要大	336

0

书与册

一间本雅明的、不整理的房间

“书”和“册”，如今都是名词了，指的同样的东西，通过思索、书写、编辑、印制，到装订完成，然后我们花两三百块钱购得，便合法拥有了它。当然，取得的方式不限定购买，也可能来自赠与，如果来自书写者本人，通常在扉页那儿会附带着签名和一两句谦逊但不必太当真的话；如果是来自买书花钱的长辈或友人，则往往添加了某种看不见的期盼或要求，使得这本书沉重起来，仿佛是个非实践不可的义务，阅读此书也变得意有所指了。还有，比方像我个人这样浸泡在出版这没出息的行业超过二十年的人，便生出了另一种“取得／拥有”的特殊方式，本质上接近某种特权（一种微不足道到“国税局”都不屑一顾的可笑特权），形式则介于赠与和盗窃之间，通常我们就直接称之为“拿”，“那本新书你拿到了没有？”“有空哪天到我们出版社来我拿给你。”……于是，便顺流而下还有另一种较天地不容的取得方式，那就是真真正正的偷了，纯技艺性的，其来历几乎和书册的历史等长，也因为盗窃的标的物是书，遂让它成为所有同类行为中最高贵最不好谴责入罪的一种，这就是书的动人力量。

其实，原来“书”的意思是书写，动词的，从甲骨文的原形看是一手执毛笔正待蘸墨汁的生动模样，也正是我们前述“思索、书写、编辑、印制，到装订完成”此一制造过程的浓缩描绘；其产出物才是“册”，甲骨文清楚显示它就是竹简，纸张发明出来之前中国人的独

特记录记忆形式，曾经有诸多了不起的人都靠此物来学习、取得知识并再加工增值传递给他人。比方说庄子讲北方大海里的大鱼鲲和大海上的大鸟鹏之间的变身神话；讲智慧永不具备特定形状的流体本质和时时被容器暂时决定其外表样式的分类洞见；讲至今仍让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惊异并津津传颂的“庄周/蝴蝶”美丽寓言，便都曾经装载在这些素朴简易的熏干竹片之上绑好成“册”，一路辗转穿透时间和空间到二十世纪的阿根廷和意大利。因此，竹子曾经是上千年时间里中国最聪明的植物，是智慧的守护神，严重参与过最重要的智慧铸造和传布大事，尽管现在它又静静复归成最原初那种修长、细弱、清凉、碧翠如烟的漂亮模样。

有趣的是，从普遍的制造流程来看，“书”先于“册”，有制作的“书”才能有阅读的“册”，然而，从个别人的一生实践行为来看，“册”却往往先于“书”，我们得从“册”中贪婪学习并将别人辛劳所得的思维战果据为己有，到某一个特殊时刻，如蓄积的水漫过堤岸，奋而提起毛笔沾好墨汁，大书特书——“书”与“册”的这个吊诡先后顺序，我们把镜头拉远来看，图像就清楚地呈现出来，它是个链子状的构造，你的“册”接榫了前个人的“书”，你的“书”又串连了后个人的“册”，由此绵绵地贯穿了过去、现在和未来。

这里，我们把今天其实都已成名词、已成可替换同一物指称的“书”与“册”既分割又并列，则是想组合出另一幅美好的图像，如传说中瓦尔特·本雅明的书房模样！——你看，楷字的“书”像不像一摞横放叠起的书呢？“册”字则是直立陈列的，像书架上乖乖排好的书。有恣意横摆，有直立积尘，有正在阅读着顺手置放乃至于一扔的书，有

先买下来等待时日才开启的书，更有看完用完复归沉睡的书，这参差出一个动态的、进行中的自由而邈远的阅读生态模样出来，把我们只白纸黑字读过、无缘亲临其中的本雅明书房真实成像出来。

宛如野放牛羊的书

瓦尔特·本雅明的书(用“藏书”二字好像不妥)，谁都晓得，和他大半辈子的寒碜经济处境很不同，很多还是名贵的珍本珍版，从拍卖场里败家子般跟有钱人比举手来的。他一生珍视书，已完全到恋物癖的地步，又是人类所知最好的读书人(该不该用“之一”呢？)，却不是一般所谓的珍惜典藏，而是任凭它们堆叠散落，像野放的牛羊。于此，本雅明有一套状似懒汉的动人哲学陈述，他以为这正是对书的解放，把它们从“有用”的市场秩序分离出来，置于人的关怀之下，让书回复自由，回复自身的丰厚、浑圆和完整。由此，本雅明接上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让人削减成劳动力、让人单维度工具化的著名控诉，只是，事情到本雅明身上就会这么诗意，这么舒服。

不想收拾书房便也罢了，干吗要把话讲到这种地步呢？但这样的小题大做有时会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人类一些最动人的发见，常常便从神经质的小题大做出来的。

这里，且让我们庸俗地、实物性地解释一下本雅明。写《阅读史》的加拿大人曼古埃尔曾试举这么个例子：“我们若是把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存档在‘小说类’的条目之下，那么它就

是一本幽默的冒险小说；若是将它放在‘社会学’的条目之下，则变成一部对十八世纪英国的挖苦研究；如果将它放在‘儿童文学类’的条目之下，则是一部关于侏儒和巨人和会说话的马的有趣寓言；假使放在‘异想类’的条目之下，则变成科幻小说的先驱；若是放在‘旅行类’的条目之下，则是西方旅游文学的典范之一。”——曼古埃尔的结语是（很明显他那一刻心里一定想着本雅明），所有的分类都是割裂的、排他的，专横对待完整的书和完整的阅读活动，强迫好奇的读者、机警的读者去把书给拯救出来。

这里，我们其实还可以为《格列佛游记》再多考虑一个分类试试——如果我们把此书不小心划归到“生物学”的条目之下，那我们又会得到什么？著名的生物学者兼顶尖的专栏作家古尔德极可能这么告诉我们，这将成为一部完完全全是胡思乱想的一本书。因为生物的大小尺寸绝不是任意的，更不能只是外表的单纯放大缩小而已，外表大小的变化，直接牵动了生物内部整个结构的重新全面调整，更严重牵动了生命本身和周遭环境生态的绵密配合。于此，古尔德举了一堆我们一般人都可以听懂的有趣虚拟实例。比方说，由于体积的增加速度远大于表面积以及单纯长度的增加速度（体积三次方而表面积只二次方，长度更只一次方），因此，格列佛碰到的巨人除非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物，否则它将脆弱到不堪一击。“我们绝不能再比现在高出两倍，否则只要轻轻跌一跤，铁定头壳开花。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一头撞在地上所产生的动能，将比现在大十六倍到三十二倍，而且我们双脚早就无法支撑膨胀了八倍的体重。”至于格列佛所遇见的袖珍小人，他们势必得活在一个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世界，受不同力学支配的

古怪世界。“一个像蚂蚁大小的人可能可以穿上衣服，但表面附着力将使他脱不下来。还有，这个蚂蚁般的小人根本不可能在洗澡时淋浴，因为水的表面张力会限制水滴形成的大小，对蚂蚁小人来说，每颗喷出来的水滴就像一个个大石头一样。即使这个小人终于把身体弄湿了，但若他还想用浴巾擦干身体，那可就糟了，因为他的身体会永远黏在浴巾上面拔不下来。此外，他不但不能倒水，也不能点火(因为一个稳定的火源至少有好几厘米)。或许他可以把金子打成很薄很薄的金箔来做书本，但表面附着力将使得他没办法翻动这本书的任何一页。”

这个玩笑或说“错误”的分类，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分类的破坏或者解放，而我们都看到了，只要有诸如古尔德这样精彩的知识、想像力和脑子，即便是荒谬一至于斯的分类，同样可以联结到或说跳跃到演化史和生命的奥秘，通往一个意想不到的、极其丰饶美丽的思维世界，如此，我们怎么舍得不想方设法破坏那种单调的、惟一正确的专横分类，甚至试着破坏一下我们书房的窗明几净，好把书册，当然也连同我们自己，一并给解放出来呢？

当然，本雅明的这番论述，我想，我们绝无意因此指称那些有良好居家生活习惯的人就不会是好读者。事实上，如果你恰好是那种处女座型的、总保持书架清爽有秩序的好人如小说家朱天文(朱天文是个好读者)，你大可把本雅明的话当隐喻来读。最多，也许每隔一段时日，当你想换换书房气氛或想劳动筋骨出出汗时，可考虑把你的书改改排列方式，让它们彼此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下，不一样的书籍图像，也许会捎来不同的阅读灵感或阅读心情也说不定。至少，可让阅读不那么理所当然，不那么早有结论。

毕竟，这里我们谈的是“阅读的故事”，关怀的只是阅读，其他的，等哪天我们谈“打扫的故事”时再好好来研究来讨论。

保卫一个书房

一般而言，我们的书房总在整理与不整理、秩序与随机性凌乱的光谱中间，就像我们人的本性，总有寻求秩序的渴望，却同时对秩序的不耐和不舒适，也想挣脱和超越。

我个人的经验是，我是光谱中较偏向本雅明的，不那么认真整理书（我不好意思说整理书房，因为它多功能的同时也是我睡眠和诸多家居活动之所），一批新书进来，它们会“暂时”堪称体面地排列于书架上外形或基本概念相近的旧书中，如小心客气迁入的新住户，可能是同一作者、同一出版社、同一约定俗成学科或领域、同一种版本或装帧形式云云随机而定，也可能如买不起房子租赁而居的哪里挤得下哪里容身。本雅明式的“拯救”或说房间局部整洁的“破坏”并没马上在这阶段就觉醒且姿态强硬地展开，真正的“拯救/破坏”作业得等到这批书真正被阅读才启动开来，自然的、绵密的、难以抵御的启动。相对于由上而下的、中央集权式的分类秩序，阅读活动却是游击队，它真正厉害之处在它直接源于芜杂的生活行为本身，充分了解而且完全融入于房间的整体生态，利用了每一可能的缝隙，因此，充满着不易察觉的渗透力和颠覆力。阅读一经启动，很快的，而且总是为时已晚的，那些好好直立架上的“册”，便花开花谢一般纷纷掉落

地板我伸手可及之处而成了“书”的横行模样，自由奔放而且怡然自得得到让原本宰制它们的人寸步难行，得谦卑地请它们挪动两分好找出一个可供躺下来睡觉的地方。

涧户寂无人，纷纷自开落。自由果然要付代价的没错，不管是支持它的人，抑或抵御它的不识趣之人。

我是讲真的，尽管我很喜欢本雅明不分类整理书的动人论述，但我个人其实非常欣羡那些又能读好书又能长期维持书房书架整齐有序的心思清醒安定之人。我说清醒，是因为他们在反复进出书的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似乎那么收放自如；说安定，是因为他们好像总能井然有序地一本书念完再念下一本，而且极有余裕地在每天临睡前结束一本书好将它归还书架的从来之处。我以为这真的是很难坚持的。一方面，阅读的时间节奏并不和我们生活作息节奏同步，更不易随日夜更迭乃至钟表的硬生生时间秩序而分割，它流水般漫涣过日月季节年岁，参差并抵触着我们的上下班、三餐饮食以及睡眠，更多的时候，它只能在你不支睡去或匆忙赶赴的状况下就地存放；另一方面，阅读本身既会沉溺而且多跳跃（这经常是同一件事），你会在一本书进行途中因为必要或心血来潮翻开另一本书结果流连忘返而一路岔开去，你也极可能习惯以一本书调剂另一本书的同时进行好几本书的阅读，你更可能因为每天心情的微妙变化而换本书读读，你也会因为书写一篇文章或专注追逐某一个疑问非得同时动用到一二十本书不可云云，太多诸如此类情况了。总而言之，阅读很难干净地画上句点，它总是进行中、运动中，方方正正的固体书籍方便收拾安放，但书籍一旦变易成流体性的阅读时，我们的书架就不易存放了。

分类或说秩序，究竟是自然的抑或文化的，这曾经是势均力敌的争议题目。时至今日，我们大致可清楚看到“宛如两列火车对开，逆向直前”的轰轰然诡异图像（此一火车意象系借用围棋神人吴清源对棋局的著名描绘）——从学理上来说，大致是一道缓缓倾斜向人为文化的持续轨迹，因此，在有道理可讲的思维领域之中，此一问题业已退缩成诸如“分类秩序究竟有多少自然成分？”比方说依质子数目整齐排列成的原子周期表，的确天成的井然有序；又比方说生物学“界门纲目科属种”的老分类法，依古尔德之见，最底层“种”的分割的确是有深刻的生物性基础，严重关系着基因、染色体和生殖繁衍的首要大事，至于其上的“界门纲目科属”则大致上是人为的一种分门别类结果，主要由欧洲人独特的文化性视角所偶然决定（我们再比方说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中便可看到各个部落社群的不同生物分类法）。然而，从现实界的实用一面来看，我们却再清楚不过看到另一道完全逆向的发展轨迹，分类秩序随着社会负荷的持续加重（人口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升要求云云），社会组织的相应日趋庞大而固着下来且不断进行再分割，壁垒森严到仿佛成为“准自然”。这里，不仅仅是我们置身其中（先你存在，而且在你死后还存在）往往习焉不察的问题而已，即使你时时警觉，但你抗拒的这个庞然大物，一方面它手握极其严酷的奖惩机制，你不把自己纳入此一秩序之中，把自身“多余”的部分毅然削去好乖乖扮演一个“有用”的人，你极可能连一己的存活都成问题，那个不整理书房、不到五十岁就自杀死去的本雅明一生便是个悲伤的实例。另一方面，森严分割之后的个别领域，又各自深向发展自成封闭性的天地，有外人难能窥知的一套专业游戏规